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河边

鲁彦著



中国
国际广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河边

鲁彦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边 / 鲁彦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60-1

I. ①河… II. ①鲁…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24号

河 边

著 者	鲁 彦
责任编辑	张娟平 杜春梅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20 1/16
字 数	86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60-1/I·405
定 价	37.00元

CP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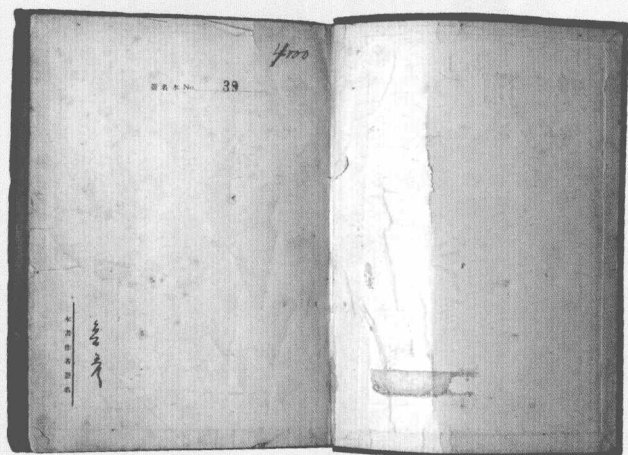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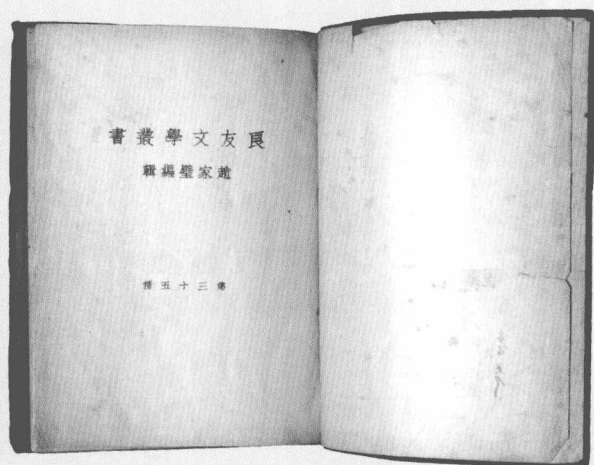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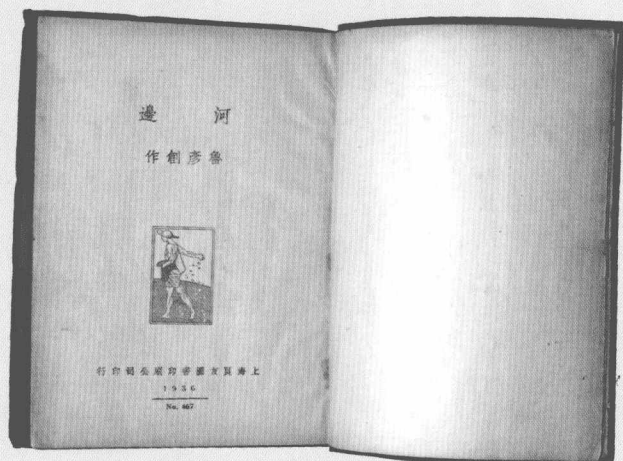
良友版《河边》平装本封面



良友版《河边》鲁彦第39号签名本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目 次

河 边	1
一只拖鞋	21
银 变	59
中 人	90
头 奖	111
陈老夫子	128

河 边

是忧郁的暮春。低垂着灰暗阴沉的天空。斜风挟着细雨，一天又一天，连绵着。到处是沉闷的潮湿的气息和低微的抑郁的呻吟——屋角里也是。

“还没晴吗？——”

每天每天，明达婆婆总是这样的问着，时时从床上仰起一点头来，望着那朝河的窗子。窗子永远是那样的惨淡阴暗，不分早晨和黄昏。

tak, tak 是檐口的水滴声，单调而又呆板，缓慢地无休止的响着。

tink, tink……是河边垂柳的水滴声，幽咽而又凄凉，栗颤地无穷尽的响着。

厌人的长的时间，期待的时间。

河水又涨了。虽然是细雨呵，这样日夜下着。山里的，田间的和屋角的细流全汇合着流入了这小小的河道。皱纹下面的河水在静默地往上涌着，往上涌着。

“还没晴吗？……”

每天每天，明达婆婆总是这样的问着，仿佛这顷刻间雨就会停止下来似的。她明知道那回答是苦恼的，但她仍抱着极大的希望期待着。她暂时忘记了病着的身体的疼痛和蕴藏在心底的忧愁，她的深陷的灰暗的眼球上闪过了一线明亮活泼的光，她那干枯的呆笨的口唇在翕动着，微笑几乎上来了。

但这也只有一霎那。朦胧无光的薄膜立刻掩上她的眼球，口唇又呆笨地松弛着。一滴滴的雨声仿佛敲在她的心上，忧苦的皱纹爬上了她的面部，她的每一支血管和骨髓似乎都给那平静的河水充塞住了。浑身是痉挛的疼痛。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天气……”

她叹息着，她呻吟着。

天晴了，她会康健；天晴了，她的儿子会来到。她这么相信着。但是那雨，只是苦恼地飘着，一刻也不停歇。一秒一分，一点一天，已经是半个月了，她期待着。而那希望依然是渺茫的。

有三年不曾回家了，她的唯一的儿子。他还能认得她吗，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已是这样的衰老，这样的消瘦。谁能晓得，她在这世上，还有多少时日呢？风中之烛呵，她是。

然而无论怎样，她得见到他，必须见到他。那是不

能瞑目的，倘若在他来到之前，她就离开了这人间。她把他养大，是受了够多的辛苦的。她的一生的心血全在他身上。而现在，她的责任还没有完。她必须帮他娶一个媳妇。虽然他已经会赚钱了，但也得靠她节省，靠她储蓄。幸福吗？辛苦一生，把他养大，看他结婚生孩子，她就够了。但是现在，这愿望还没完成，她要活下去。

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健康呢？天晴了，就会爬起来的。而那时，她的儿子也就到了。屋中的潮湿的发霉的气息是使人窒息的，但是天晴了，也就干燥而且舒畅。檐口的和垂柳的水滴声是厌人的，但是天晴了，便将被清脆的鸟歌和甜蜜的虫声所替代，——还有那咕呀咕呀的亲切的桨声。

“是谁来了呢？……”

每次每次，当她听到那远远的桨声的时候，她就这样问着，叫她的十五岁女儿在窗口望着。没有什么能比这桨声更使她兴奋了，她兴奋得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他来时，就是坐着这样的船来的，远远地一声一声的叫着，仿佛亲切地叫着妈妈似的，渐渐舣了近来，停泊在她的屋外。

那时将怎样呢？日子非常的短，非常的短了。

她是一个勤劳的，良善的女人；一个温和的，慈爱的母亲。而她又有一颗敬虔的心，对于那冥冥中的神。

看呵，慈悲的菩萨将怜悯这个苦恼的老人了。一天

又一天，或一个早晨，阳光终于出现了，虽然细雨还没停止。而她的儿子也果然到了她的面前。

“是呵，我说是可以见到你的，涵子！……”她笑着说，但是她的声音颤栗得哽住了。她的干枯的眼角挤出来了两颗快乐的眼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立在她眼前的儿子更宝贵了。而这三年来，他又变得怎样的可爱呵。

已经是一个大人了，高高的，二十岁年纪，比出门的时候高过一个头。瘦削的面颊变成了丰满，连鼻子也高了起来。温重的姿态，宏亮的声音，沉着的情调，是个老成的青年。真像他的年青时候的父亲。三年了，好长的三年，三十年似的。他出门的一年还完全是个孩子，顽皮的孩子。一天到晚蹲在河边钓鱼，天热了，在河里忍着，没有一刻不使她提心吊胆。

“苦了你了，妈……”涵子抽噎起来，伏在她的床边。

这样的话，他以前是不会说的，甚至还不晓得，只晓得什么事情都怪她，对她发脾气，从来不对她流这样感动的眼泪。是个硬心肠的人。但他现在含着悲酸的眼泪，只是亲切地望着她，他的心在突突的跳着，他的每一根脉搏在战栗着。他看见他的母亲变得怎样的可怕了呀。

三年前，当他出门的时候，她的头发还是黑的厚的，现在白了，稀了。她那时有着强健的身体，结实的肌肉，

现在瘦了，瘦得那样，只剩了一副骨骼似的。从前她的面孔是丰满的，现在满是皱纹，高高地冲出着颧骨。口内的牙齿已经脱去了一大半。深陷的眼睛，没有一点光彩，蒙着一层薄膜。完全是另一个模样了。倘若在路上见到她，涵子决不会认识她。

“到城里去吧，妈，那里有一个医院，你住上半月，就很快的好了……”涵子要求说。

但是她摇了一摇头：

“你放心，这病不要紧……你来了，我已经觉得好了许多呢……你在路上两三天，应该辛苦了，息息吧……学堂里又是日夜用心费脑的……梅子怎么呀？快去要你婶子来，给你哥哥多烧几碗菜……”

随后她这样那样的问了起来：气候，饮食，衣服……非常的详细，什么都想知道，怎样也听不厌，真的像没有什么病了。这只是一时的兴奋，涵子很明白。他看见她不时用手按着心口，不时用着头和腰背，疲乏地喘着气。

“到城里的医院去吧，妈……”涵子重又要求说。
“老年人呵……”

“菩萨会保佑我的，”她坚决地说。“倘若时候到了，也就不必多用钱。——我要在家里老的。”

涵子苦恼地沉默了。他知道她母亲什么都讲得通，只有这一点是最固执的，和三年前一样，和二十年前一

样。她相信菩萨，不相信人的力。火车，飞机，轮船，巨大的科学的出品摆在她眼前，甚至她日用的针线衣服粮食，没有一样不经过科学的洗礼，时时刻刻证明着神的世界是迷信的，但她仍然相信着神的权力。她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什么都要省俭，但对于迷信的事情却舍得用钱。那明明是骗局：懒惰的和尚尼姑们，什么工作也不做，只靠几尊泥塑的菩萨哄骗愚夫愚妇去拜佛念经，从中取利。说是修行，实际上却是无恶不作的。

“菩萨会保佑我的。”而他的母亲生着重病，不相信医药，却相信神的力。她现在甚至要到寺院里去求神了。菩萨怎样给她医病呢？没有显微镜，没有培养器，没有听诊器，没有温度表，一个泥塑的偶像，能够知道她生的什么病吗？然而她却这样的相信，这样的相信，点上三炷香，跪下去叩了几个头，把一包香灰放在供桌前摆了一会，就以为菩萨给她放了灵药，拿回来吞着吃了。这是什么玩意呀？涵子想着想着，愤怒起来了。

“菩萨会保佑，你早就不会生病了！”他忿然的说。

“还不是全靠的菩萨，能够再见到你？”

“那是我自己要来的！菩萨并没有叫我回来！”

“我能够活到今天，便是菩萨保佑……”

“菩萨在那里呢？你看见过吗？”

“呵，那里看不到。你难道没到过庙堂寺院吗？……”

“泥塑木雕的偶像，哼！打它几拳，又怎样！”涵子